

文艺随笔

长在海岛上

■ 离响

白雪铺满了整片大地，山野静寂。我走在父亲身后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厚厚的棉服加重了我跟上的难度。我们之间大概有十米的距离，我跟着前面的一串脚印，也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。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山，山腰上有一棵挂满霜雪的大树，上面或许有乌鸦的窝——关于冬季的记忆就是这样的，模糊又清晰。有时候，我会产生怀疑：这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呢，还是我的构想。

这断章式的场景充满了隐喻，固执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，只要回忆童年，它就是序幕，而序幕之后的主戏却几乎全都是模糊不清。这简短的童年片段中满是孤寂，成了我生命的色调。

有多少年没回到北方看雪了？心里竟然也没有任何期待。说起雪，有难度一点的娱乐是滑雪，日常化的玩乐是堆雪人。

堆雪人？多幼稚的快乐，轻飘飘的，没有实际意义，我是不会主动想参加这类小孩子的游戏的。这也是我的悲哀吧，无法享受简单的快乐。

为什么记忆里充满了贫瘠？缺少饱满？这是我自己的生命底色还是时代给我的生命底色。

每到冬季，我总是缩在海岛上，享受独有的温暖。这里没有天空中的大雪纷飞，没有白雪覆盖大地，就连秋天的一地金黄都没有。我无需转变情绪来适应季节的变幻，任凭自己沦陷在一种恒常的状态里。

熟悉了一个城市的气候，就像熟悉了一个家的气氛，我把自己都调成了海口冬日的节奏。准备好了抱怨多情的冬雨，湿淋淋的回南天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海口的冬季常有绵绵的冷雨，而今年这冬雨仿佛也收敛了自己，或是天空收敛了下雨的冲动，我忍不住想：世界的悲伤也不明显了，就连自然也都学会了克制。我会产生这样的臆想，无疑是人类独有的浪漫主义，任谁都无法压制人类共通的情绪。

海岛承载了我近二十年的岁月，以至于我从没想过要离开。我也真正地长在了海岛上，生命的根须向山海深处扎了下去。

我熟悉海岛上的每条高速公路，最爱秋冬季节的西线和中线。西线的冬季有苍茫感，一片宽阔的原野，杂草丛生，风情仿若北方的草原，虽然只是仿若，也让我动容。橡胶树会落了叶子，以灰黑色的勇气成片地傲然站立山野，在一片绿色的大背景下凸显了出来，制造了岛上风景的视觉冲击力。这些从远方来的树种，跟移居到海岛上的人一样，无论多么融入本土生活，还是带着别样的性格。

若是走中线，路两边山脉起伏连绵。我喜欢开着车从后视镜中看风景，镜中的风景有油画一样的质感。随着汽车的行驶适时改变画面，这样就让每一个画面都极其值得珍惜。

大概两年前，我每日开车在路上奔波，晚上住进不同的酒店，第二天一早又出发，如果时间充裕，我会在晚上到酒店周边随便走一走，有时住山里，有时住小镇，有时住繁华的街市，记忆最深刻的是在陵水的一晚。安静的街道上停满了全国各地车牌的汽车，路边的店铺亮着灯，行人却不多，有点剧情片的影视风情，我忍不住感慨人类生活的的神奇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越过海湾来到这一个安静的小镇上，却不出现在小镇的街道上，都各自隐在生活深处，让这海岛小镇有了别样的力量，让我也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希望。

我爱海岛上不紧不慢的生活。植物有步调地生长，果实按部就班地成熟。咖啡豆会在春节前后成熟。这是海岛冬季里的重大收获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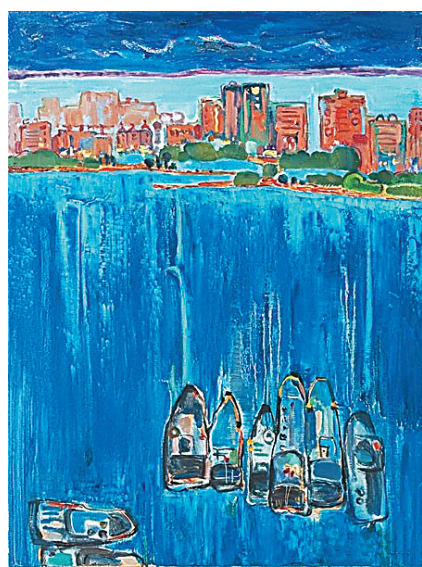
咖啡树是我非常喜欢的植物，我所钟爱的咖啡就来自这种不高大也夸张的树。红红的咖啡果惹人喜爱，而更让人惊喜的，是成果前那一树洁白的咖啡花，丰富的花香从纯白轻盈的花朵中释放出来。

多年前，我无法享受海南咖啡醇厚的苦感，现在却能细细地品味，从中品出生活的真意来。热情的咖啡师会向客人介绍：海南咖啡有大麦茶感，还有可可、焦糖、黑巧、坚果风味。

这是一小口海南咖啡就能包含的丰富味感，是大地和植物给人们的神奇礼物，喜欢咖啡的人总能在这味感中领悟自己对生活的态度。

我喝咖啡时产生的感触里一定暗合了对过往的回想，这回想里还常浮现出在遥远的北方那白雪覆盖的山野，山野中有静静的村庄，多少人的一生就交付给了无法移动的村庄。我从草原上的村庄里移动出来，也终有一份情思留在北方的雪野上，那雪地里的脚印就是永恒的证明。

我有爱自然、爱故旧的能力，是因为人类本就有这样的特质。这是多高尚和值得骄傲的特质啊！



《夜游美舍河》(油画) 郭欣作

老宅的角落里，摆放着一口老水缸，大圈口，溜肩，鼓腹，足渐收，古拙苍老，皮质灰中带紫，敲之有铿锵之声。

家里的水缸，置于厨房中，少年时，夏季放学回到家，扔下书包，口渴了，走到水缸旁边，拿起水瓢大口喝水，咕咚咕咚的喝水声，被奶奶听见了，她佯骂：“三煞仔，慢点喝，急了，这水会卡喉咙的。”我只顾仰头喝水，听到这句话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谁知这一笑，喉咙真的被水噎着了，紧接着连咳几声，胸口如一块石头压得严严实实，人却慌张了起来。奶奶见状，不停地轻拍我的后背，心疼地说：“孙子啊，吃瘦肉么，这么急着喝水啊。”待我慢慢缓了过来，抹了抹嘴角两边的水渍，领口有些许潮湿了，我抬头说，“谢谢奶奶！”奶奶摸一摸我的头，目光里充满了慈祥 and 怜爱，她轻抚我的小手，说：“往后喝水，千万不能急啊。”

那个年代，乡人做饭，都是到村边的水井去挑水。农忙时节，放学回到家里，我到厨房挑出一对水桶，到井头去挑水。水桶是黑盐木做成，浑身黑不溜秋，水桶挑在肩上，已有了些许沉甸甸感。我的练肩活，就是从挑水开始的，刚挑水时，肩部承受不了满桶的水，便挑半桶水，一步一个脚印将水挑回家。倒水进缸时，水桶太重，我提不动桶子，奶奶便叫我停下活儿，由她来接着手。她用一个大大盆，舀水倒进水缸里。我看见她每舀一盆水，右手总爱往后面腰捶打一二下，我暗暗吃惊，与她对视时，她总是报以微笑，我却泛起隐忧。记得第一次挑水后，双肩微红，过了第二天，疼得我呱呱叫。是奶奶找来草药，捣碎，敷上。三天后，我的肩膀就不疼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读初中时，我可以担一担水了。

我九岁那年，夏季，天大旱，井水水位急剧下降，全村人饮水困难了。大家都节约用水，每天，缸里的水仅占缸膛的三分之一，不再如往常一样满满。妈妈眉头紧锁如一条铁链打了个死结，奶奶坐在灶台前，浑浊的眼光里多了一份忧愁。我怕她闷心闹出病来，持一荔枝木棒，敲击水缸，水缸很听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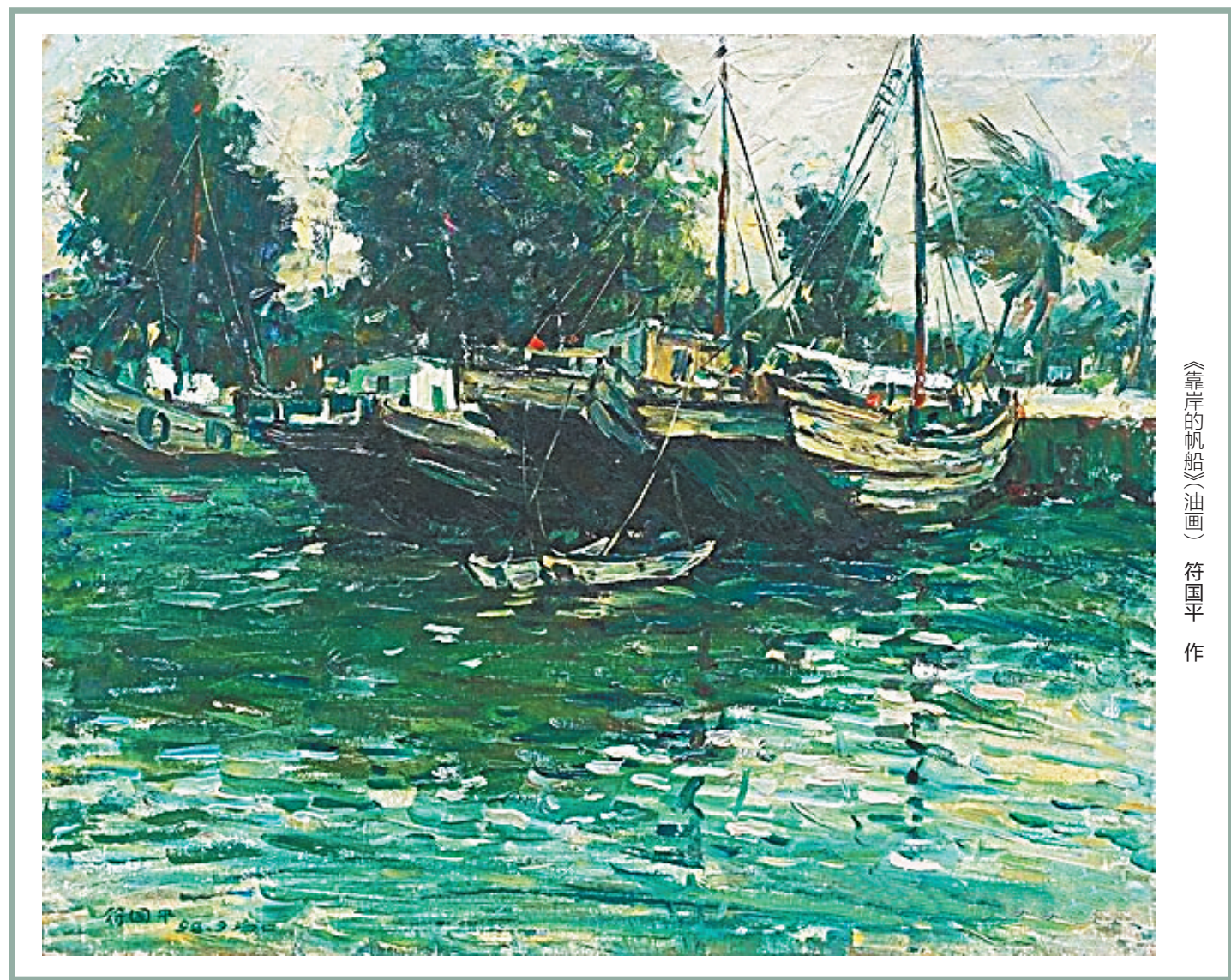
如烟往事

老水缸记

■ 王路生

发出“当，当，当”的悠长的颤音，缸的状态不一样，发出的响声也不一样，以前盛半缸水时，它发出的声音是“咚，咚，咚”的声音。如今，它盛水更少了，发出“当，当，当”的沉闷之声，那声音，似我饥饿难耐时的嚎哭。奶奶眼眶里潮湿了，她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，接过荔枝木棒，往缸口击打，她一边敲击，一边唱起民谣：“依依有水吃，孙子快长大……”后来，奶奶告诉我，那天，我是在她的怀里慢慢入睡的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村里建起自来水塔，不再用老水缸储水了，奶奶摸着老缸口，喃喃自语：“老缸，你退休啦，我孙子也不用担水受累了……”她捶了一下腰眼，才让我将老水缸搬了出去。老水缸虽然光荣“下岗”了，但仍发挥其“余热”。奶奶去自留地里砍下香蕉，放进老水缸里，铺上三五枝沉香树叶，点燃蓬松了的椰衣壳，投了进去，见到点燃后的椰衣壳冒出袅袅升腾的一股浓烟，奶奶将缸盖合了上去，一缕缕浓烟从缸口涌出，奶奶塞进湿透身的布条，把缸口围得密密实实的，没有余烟跑出来游玩，她才



《靠岸的帆船》(油画) 符国平作

即时应令

冬至

■ 裴金超

西伯利亚的风，不只是空气的流动，更是时光的信使。它吹过沙漠，留下一串串风的足迹；掠过海洋，掀起层层浪花；穿过城市，带走喧嚣与浮华。我们无法丈量它的起点，但不可知的距离从未阻碍它每年的赴约，这股来自遥远北方的气流，带着刺骨的寒意，宣告着冬至的到来。

冬至，这一在二十四节气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时节，宛如一位至交老友，准确无误地如约而至。这股自遥远北方而来的风势，强劲而不可阻挡，它在枝杈间穿行，飒飒作响，脸庞上的生疼感，真切地告诉人们：冬天，真的来了。冬季的天幕被北风一分为二，天空之路被斩断，而雪花如梦如幻地飘洒下来，它们不畏长途跋涉，誓要飞入大地

的心脏，寻找它们最终的归宿。

小时候的冬至，总是充满了期待与欢乐。那时候的我们，还不懂得节气的深刻含义，只知道冬至过后，不多久便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春节。春节，那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字眼，它代表着团圆、幸福和新的开始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春节是穿新衣、吃美食、压岁钱、放鞭炮的快乐时光；在大人们的心里，春节则是祭祖祈福、感恩回馈的庄重时刻。而冬至，则是这一切美好期待的起点。

古人又将冬至称为“亚岁”，其重要性仅次于新年。在民间广泛流传着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在农村，冬至的仪式感尤为强烈。“冬至不吃饺子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。这句朴实无华却满载温情的谚语，如同一枚时间的印记，镶嵌在每一个乡村孩子的记忆深处。所以，在冬至这一天，家乡的人们都会包饺子，以此来抵御寒冷，祈求来年的安康。

冬至前一夜，家中的气氛达到了高潮，就像除夕夜一样。这是一个只属于家庭团员的时刻，所有的外人，都被温柔地拒之门外，因为今夜，是属于这个小天地的团圆时刻。当天下午，家家户户都沉浸在一种忙碌而喜悦的氛围中，厨房成了家庭的中心，和面、拌馅、烧锅、包饺子，每一项准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孩子们也加入其中，或揪剂子，或包饺子，尽管手艺生疏，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却是最真实的幸福写照。在这个重要的日子，不论是忙碌的城市居民，还是辛勤的农民，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与家

放心离去。此后几天，奶奶和我天天到老水缸边上看一会儿，闻闻从缸里飘逸出来的淡淡的清香。到了第五天，奶奶揭开缸盖，一股浓烈的沉香叶的独特味儿，立马向四周漫溢开来，直冲我的鼻腔：“奶奶，好香的味道呀。”拿出弧状的熟香蕉，只见金黄色的蕉皮，诱人可口，奶奶把一根香蕉慢慢地剥开皮，露出白中带黄的蕉肉，四周布满一圈一圈的环状白丝带，闻其蕉肉身，带着一丝丝淡香。奶奶将香蕉送到我面前，叮嘱道：“依依先尝尝鲜。”我咬了一口，顿觉蕉肉糯软，甜中带香，舌根葆有难言的兴奋感，果然是好味道。“好吃吗？”奶奶又剥开一根香蕉给我。记得那天，我一连吃了三根香蕉，肚子胀得连午饭都免了。

采摘胡椒季节，母亲将老水缸搬了出来，置于院里的前庭，她将三百余斤黑胡椒倒进水缸里，再注满水，泡胡椒的慢工细活便从此开始了。三五天过去，缸里发出一阵阵的胡椒酸臭味，我开始厌恶起水缸，叫母亲赶紧搬走。母亲说她力气小，搬不了，我大声地与母亲吵了起来。奶奶听到我的吵闹声，几乎是吼道：“孙子，你别胡来呀。”这是奶奶第一次对我发出警告，看着奶奶脸上的肌肉猛抽了一下，我就知道她真的对我发火了，心里就有了一丝懊悔感。老水缸仍置于庭院中。此后的日子，我常常看见奶奶拄一根拐杖，到老水缸旁转转看看，即使是在烈日下，她也爱去转悠，她头上那团白发，被风吹拂着，似一坨椰子肉，纯白得分外耀眼。

奶奶晚年得了大病，她叫我将空置的老水缸搬进她的横屋卧房，我不知道她这是何意。直至有一天，我抱着三岁儿子进屋，她拿起荔枝棒，往老水缸口轻轻一击，发出“当，当，当”清脆之声，儿子的目光被她的击缸声吸引了过去，瞪大眼睛往缸口观望，她又唱起那首熟悉的民谣：“依依有水吃，曾孙快长大……”关于老水缸的种种往事，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被抹去。花开花落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奶奶在老水缸前徐徐晃悠的身影，如今只能在我一次次的追忆中显现。

诗路花语

载酒堂映千秋月 笠屐图气势如虹

■ 陈仲桐

- 一 二届大会很隆重，北门江水伴清风。群贤毕至增秀色，东坡故事讲无穷。
- 二 诗乡歌海春潮涌，儋州有幸有苏公。载酒堂映千秋月，笠屐图气势如虹。
- 三 枕留留迹风云动，栖身此处有初衷。随遇而安成佳句，一蓑烟雨亦从容。
- 四 一代文忠千载咏，三年鸿雪万年功。蛮荒从此开风化，文凤激起浪千重。

小面

■ 吴小虫

我是在吃了一碗牛肉面来写小面的 我是在傍晚而不是清晨写小面 我在成都，不在重庆 小面的动作——吃——不是写小面的自谦，小山海而同众 不像我，至今没有改掉自大来自家族的血脉，铁锅炖的锈迹

后来开始理解小，那只是一个虚词 一把碱水面，十八种调料 配菜也要有谦虚的品质——藤藤菜 实则空心 小之小，一把塑料凳子就是桌面 它上面的小宇宙，将山城和江水唤醒 麻辣鲜香地在体内升腾新的一天

对于小面，自有一个朝向的中心 一直盯着制作它的厨师，瘦干或肥胖 腾挪运转间，神开始诞生 我有回忆，为在西师初吃小面二两 人生展开新的路径 我有艰难，为在交错的人世 低头吃着小面而春风暂忘

但实际是牛肉面，找不到小面 楼下随便点了一碗

妈妈的烙饼

■ 徐永清

妈妈把面团揉好 深夜的厨房里 挤在一起的面粉在窃窃私语 妈妈烙饼的身影晃悠悠 像窗前婆娑的树影 让我想起一大片金黄的麦穗 风吹麦浪 黑色的铁锅和我亲切对视 妈妈的梅菜扣肉饼金黄薄脆 我的早读在菜籽油的香味里开始 书包挂在妈妈挂围裙的椅子上 我和路边含着露珠的野草不同 我有屋檐 我有家谱 我有妈妈用戳裂的手烙出的一张张圆形的饼 吃过烙饼的手翻开课本 书页沾上烙饼的油渍 我突然发现 书上的每一个字 都和我熟悉的村庄和田野有关 我是妈妈青色的麦穗 我在一张一张烙饼里 解读生活里的风霜和坚强 妈妈烙熟了我少年的志气

又见雪花飘过

■ 杨立春

雪花纷扬了整个城市 洁白覆盖所有外置的色彩 树枝挂满硕大的棉花糖 穿着彩色冬装的孩童们 嬉戏声又恢复银白世界的光彩



《围炉博古图》(国画) (清)陈枚作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